

全国百名作家走进原中央苏区县
——南雄采风活动小说卷

广东省作家协会
编

光阴的细节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目录 contents

申 平	岭上情真 / 001
陈再见	驿道中 / 014
韦 驰	珠玑巷之恋 / 022
旧海棠	在南雄 / 059
王哲珠	雨中的舞蹈 / 068
荣笑雨	据说 / 099 苏州过后 / 101
黎 子	花神酒馆 / 103
许 锋	一夜 / 130
廖春艳	银杏雕花床 / 134
冰可人	最坏的爱情，最聪明的选择 / 147
秦向东	情迷帽子峰 / 151
何桂梅	银杏树下的爱情 / 168
叶芳萍	三影塔 响风铃 / 172
南天晓月	红颜劫 ——胡妃的传说 / 186
罡 风	咬定青山 / 207

南雄新名片

吴伟鹏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2015年9月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与中共南雄市委、南雄市人民政府联合组织“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，全国百名作家走进中央苏区——南雄”的采风活动。在南雄市委宣传部的精心安排下，百位作家行走南雄山水间，汇入寻常百姓家，穿越千年沧桑路，聆听先辈足音，体悟当下梦想，并以散文、诗歌和小说的形式，抒写自己的观察和体验，抒发自己的感情与遐想，把一个悠久、瑰丽、蓬勃的南雄呈现于字里行间，结集成为散文卷《永远的田园》、小说卷《光阴的细节》、诗歌卷《乡愁的火焰》。这是一份散发着厚度、深度和温度的收获，可喜可贺。

南雄素有“岭南首郡”之称，有1300多年的建县历史，是古代岭南经济、交通、文化重镇。梅关古道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，曾经有过“商贾如云，货物如雨”的繁荣兴盛。珠玑古巷170多个姓氏繁衍、生息、南迁，为广府人的故乡，享有“姓氏名都”的美誉。南雄还是广东为数不多的原“中央苏区县”之一，更是韶关唯一的原“中央苏区县”，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，陈毅元帅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梅岭三章》。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有义务有责任用手中的笔，以历史的视角和文学的方式书写革命老区，反映老区人民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美好追求，表现新时代、新生活中的新人物、新形象，让“苏区精神”发扬光大，让千年古巷再续辉煌。

如果说，“岭南首郡”“珠玑古巷”是南雄越擦越亮的老“名片”，那么，我们有理由期待：全国百名作家走进中央苏区南雄，以他们的浓情诗意，为南雄塑造一张新名片——文化南雄、红色精神、绿色发展。

（吴伟鹏，现任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、秘书长，时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）

序

曾风保

“地分岭北连三楚，人到天南第一州”，说的就是广府人的祖居地、广府文化发祥地——千年雄州，如今的广东南雄市。1300年前，唐代名相张九龄奉诏凿通梅关古道，中原文明便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“岭南最早的高速公路”，汇入这片恐龙栖息过的热土。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犹如雄州的古城墙，厚实而悠远。这片土地孕育了遍布海内外的七千多万南雄珠玑巷后裔。

南雄是我的第二故乡。这种深深的缘分，是我从象牙塔步入社会的第一天开始的。当年怀揣梦想，依依不舍挥别亲友离开故土，踏入外省的第一寸土地，吃的第一餐饭就在南雄；十年磨砺，自己从三尺讲台到市直机关，幸得组织抬举第一次有机会，在这里服务了百姓四年。调离之际，那份深深眷恋，那份不舍，那份无限的感激，深入骨髓；2013年10月，一纸调令，我又一次回到这片我深爱的土地，有机会让我再尽绵薄之力，为48万“苏区儿女”谋福祉，深感责任重大，实在诚惶诚恐。回首这种超越“年深外境犹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”之情，尤为弥足珍贵，必将伴至自己生命的终老。

今天，我抚摸着南雄浈江两岸古老的城墙，重新审视这座千年古城，古韵醇香而又不失现代时尚：陈毅元帅的《梅岭三章》犹在耳畔，三影古塔的巍巍雄姿高高耸立，银杏染秋的美景似在眼前，竹海婆娑的倩影婀娜多姿；还有那“广府第一家”的广州会馆、“岭南第一书院”的孔林书院、“腾笼换鸟”的精细化工园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！这里不仅姓氏文化、红色文化、生态文化、民俗文化等资源富裕，更有勤劳智慧的“苏区儿女”，他们推动南雄经济社会发展的滚滚车轮加速前行。这正是作家们挖掘创作素材的上乘之地！于是，在2015年初夏筹备南雄市第二届姓氏文化旅游节之时，大家提出邀请一批作家来观光采风，创作出版一套文学丛书，以知名作家采风、文学作品传世的形式来描绘、宣传、推介大美南雄。这一想法，得到了

广东省作家协会的积极响应和鼎力支持。由中共南雄市委、南雄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“全国百名作家走进原中央苏区县——南雄采风活动”应运而生。

乙未金秋，三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过百名作家，先后走进南雄，开启采风创作之旅。那情那景，一幕幕，感人至深：广州市原市长、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黎子流先生用心、用情，为南雄、为珠玑发展、奔走忙碌；71岁高龄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先生推掉重要公务，两次专程前来，慷慨表达“我就是来为南雄喝彩的”；现任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、秘书长，时任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吴伟鹏先生亲自谋划、写稿；广东省作协副书记孙丽生先生，副主席兼文学院院长熊育群先生多方联络、忙前忙后；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畅言“南雄发展得好，我们就是要多宣传她的好”……为南雄开启了规格最高的一次文学创作之旅。

仅仅时隔半年，散文卷《永远的田园》、小说卷《光阴的细节》、诗歌卷《乡愁的火焰》这套“南雄印象”丛书就将付梓出版。细细品味“南雄印象”这沉甸甸的书稿，犹如一位睿智的学者娓娓道来，融南雄生态人文环境、革命历史、民俗风情以及文化艺术为一体，展现了一幅“苏区儿女”继承和发扬先辈遗志，按照“打苏区牌、走生态路”，实施“工业强市、旅游旺市、民生优先、生态城乡、姓氏名都、法制南雄”战略，主动融入珠三角，努力建设粤北门户城市的醉美画卷。

传世之作，是很多人梦寐以求但又无法自己左右的追求。说心里话，我非常期盼“南雄印象”丛书能在宣传、推介和帮助加快南雄发展的征程上，留下吾辈深深爱着的大美南雄的“传世印象”！

丛书出版之际，由衷祝贺。应编者热情之约，欣喜写下上述文字，以之为序。借此机会，谨向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作家以及关心、支持、帮助南雄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（曾风保，中共南雄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）

岭上情真

申 平

且说东坡自从在定州遭贬之后，一路晓行夜宿，历尽艰辛，这日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大庾岭下。

抬眼望去，那大庾岭云缭雾绕，莽莽苍苍，好不雄浑。东坡手搭凉棚，驻足看了半晌，不由得叹道：真乃奇山也！他接着又在心里说道：大庾岭，我苏轼来也！

原来这大庾岭，本是中国南部最大的山脉南岭的一部分，即五岭之一。哪五岭？为越城岭、都庞岭、萌渚岭、骑田岭和大庾岭是也。这五岭，横亘在湘桂、湘粤、赣粤之间，向东延伸至闽南。东西长约 600 公里，南北宽约 200 公里。它组成了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，把南北两方分割开来。寒风风雪，皆被南岭阻断。岭南气候温和湿润，岭北四季分明。而这大庾岭，还是珠江水系的浈水与赣江水系的章水的分水岭。

说话间，大家已经来到山脚之下。但见一条宽十余步、铺满麻石的山路逶迤迤迤，犹如一条巨蛇，直爬上云端去了。东坡抬眼打量一番，不由得说道：嗯，我猜这就是梅关古道了。

朝云急忙问道：什么梅关古道啊？

东坡摆了一下头说：走吧，路上慢慢跟你说。

东坡拄了一根拐杖，拒绝朝云苏过搀扶，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爬。苏过蹦蹦跳跳走在前面，朝云则在东坡身边为他护驾，那宋金和高押解便在后面跟着。身后还有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，车上拉着一些行李。

一会儿，苏过便走累了，直喊：这是什么破道啊！

东坡停住脚步，喘息着说：破，过去还没有呢。这条路，是唐朝宰相张九龄所修，全长十几里。从此接通了中原和岭南的联系，也是连接长江和珠江最短的陆路通道。据说，为修这条路，张九龄把他夫人的命都搭上了。

朝云有点好奇地问：怎么会搭上他夫人的命呢？

东坡说：这是一个传说。说开凿这大庾岭的时候，开到山顶出了问题。就是白天凿开，晚上又长死。反复多次，眼看工期就到了。张九龄急啊！这

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，神仙告诉他，若想把路凿通，须以孕妇的血祭山。九龄醒来，把这一怪梦对夫人说了。不想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九龄夫人当夜就上了山，举剑自刎。她肚子里的孩子刚有两个月大，还没来得及对九龄说呢……

苏过听了一惊一乍的，他说：这么惨烈，是后人演绎的吧？

朝云却沉思着说：我倒觉得像真的，反正我信。

众人歇一阵，走一阵，将近晌午，终于到了山顶。远远地，东坡便看到了关隘之上的几个大字：南粤雄关。旁边还有两个大字：梅岭。东坡暗自点头：嗯，真好气势呀！

走近了东坡才注意到，关隘前后聚集着许多人马车辆。有身着官服的官吏在那里检查、收税。轮到东坡他们，官吏把他们上下扫了几眼，又去车上翻了一下，便挥手放行。其中一个官吏还顺口说了一句：要去岭南，好自为之啊！

东坡点头表示感谢，心中充满悲凉。他转身对朝云和苏过说：你们注意啊，过了这道关隘，就是岭南地界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彻底告别中原了。

二人没有作声，脸上都写满了凝重。

他们往前走了不远，路旁忽然闪出一个和尚，高声念道：文章岂解能荣辱，富贵从来有盛衰。大庾岭上参禅机，为迎苏子中原来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

东坡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他快步上前去，大声说：参寥大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！

朝云也不由得叫道：哎呀，参寥大师，真的是你！

参寥双手合十：贫僧在此恭候多时了。

东坡愕然道：参寥子，你对我的一切真的是了如指掌啊！

参寥说道：这就是你的佛缘了。再说，你忘了，小时你在野地里挖出那块梅花砚的时候，正巧我和师父路过，看了你的砚，师父便嘱我一生都要保护你啊！

东坡感慨地说：谢谢你了，我这大半生，真的没少得到你的帮助啊！

苏过奇怪道：大师，这里这样荒凉，你怎么能在这里等呢？

参寥笑了一笑：你们有所不知，过了这梅关，山下便是月华寺，再往前走就到了曹溪，岭南禅林之冠南华寺就在那里了。

东坡一听，不由得兴奋起来：啊，南华寺！就是著名高僧六祖慧能讲法的地方吗？

参寥点头：正是。

东坡激动起来：哎呀，这可是我向往已久的圣地啊！听说六祖慧能的真身还供奉于此，可是真的？

参寥接着点头，东坡高兴得连连挥手：那我们快走，我要前去拜谒呀！

参寥却伸出手臂拦住他说：且慢，你们休息片刻，贫僧还有话说。

这时宋金凑了上来：你这和尚，我等还要赶路，且不要说了。

参寥打量宋金：这位押解官，贫僧看你眉间杀气很重，闹不好会祸及自身，你要好自为之啊！

宋金翻了一下眼睛：什么？我有杀气？笑话。

参寥继续看着他说：押解官，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！自古害人者，到最后都是害了自己。苏轼乃千古一人，自有其命，你要善待他才是啊！阿弥陀佛。

宋金不耐烦地说：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好好，那就歇会儿，歇会儿吧。

参寥说：各位施主听好，过了这梅关，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方了。岭南岭北，风光不同，习俗不同；然人世茫茫，红尘滚滚，岭南岭北，又相同也。当年卢生邯郸一梦，便已参破人间的虚妄，看破世间的红尘。子瞻，你久历兴衰荣辱，现在走到这里，难道还没有所悟吗？

东坡背起两手，在关前转着，他回望来路，蓦然看到关口这边，大字写着“岭南第一关”字样。他背对关墙，闭目沉思。半世生活仿佛在他眼前一闪而过。他分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四十七年真一梦，天涯流落泪斜横。苏轼呀，你一个三品朝官，堂堂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、定州知州，怎会流落至此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，这么苍凉，这么古老，而且前路茫茫，生死难料，你却不得不过来，这究竟是为为什么、为什么呀！

东坡感到悲从中来，就慢慢向前踱去，几滴清泪，顺着脸颊落下。

苏过朝云站起身要跟，却被参寥大师摆手制止了。

东坡前行不远，却见路边一棵榕树之下，坐着一位白发老翁。他摇着一把蒲扇，眼前摆一茶摊。东坡看见茶水，突然觉得口渴难耐，急忙走过去坐下，对老翁说道：老人家，来碗茶吧。

老翁应了一声，起身倒茶，并注意打量着东坡。东坡接茶在手，一口气干了一碗，抹抹嘴说：老人家，好茶啊！

老翁回道：是啊！我这茶就采自这梅岭之上，精心炮制，再配以岭上梅

花，不仅消暑止渴，还可清心明目啊！

东坡笑道：这么好，再来一碗。

老翁继续冲茶，并问道：这位大人，看样子，你又是一个被贬的大官吧？

东坡打了个愣：老人家，你如何知道？

老翁叹口气说：大人，不瞒你，我打年轻时就在这里卖茶，见得多了。这梅关古道上的事啊，连飞过去一只什么鸟我都知道啊！

东坡心里动了一下：那，你怎样看我们这些人啊？

老翁说：都是好人啊！唉，自古到今，都是好人受气，坏人得意呀！老天爷，不公平啊！

东坡道：不是老天爷不公平，是……老人家，你说实话，像我这样遭贬的人，有顺原路返回的吗？

老翁摇了摇头：少，太少了。大人，我说话你别介意，大部分人都是有去无回啊！

东坡不由得沉默起来。

老翁一看，赶紧宽慰他道：不过大人，你也不要泄气。你呀，要把什么都放下才行。你不要总想你过去是个什么官，有什么样的地位。你就把自己想成和我一样，是个卖茶水的。这样你的心就平了。心平了，你就能咬牙挺住了；能挺住，你就一定能活着回来。我看你是吉人天相啊！

东坡闻言，心头松了一松：老人家，借你吉言啊！我一定要回来。

老翁说：那咱们一言为定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归来了。

东坡又把茶水一饮而尽，说：老人家，谢谢你啊！

老翁冲他友好地一笑：不谢不谢。

东坡付了茶钱，起身往回走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对，把什么都放下……

这时在梅关旁边，朝云等人正坐在石头上休息。朝云在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。宋金呆呆地看着朝云，几滴口水不觉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高押解碰了碰他：喂，小心，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。宋金吞了口唾沫，悄声说：这小娘儿们，真他妈的漂亮，苏轼这厮都五六十了，怎么桃花运还这么旺呢！高押解说：人家有才呗，要不咋当那么大的官呢！宋金啐了一口说：狗屁，他现在可是个大贬官、大罪人！

那边，朝云似乎察觉了宋金的目光，她索性转过身来对着他说：宋押解，参寥大师刚才的话你都听清了吧？他可是料事如神的人啊！

宋金的眼睛立刻笑得眯成了一条线：夫人，他神不神的我不管，但我的

确是个好人啊，不然，苏大人还能活着走到这里来吗？你说呢？

苏过脸色一变，张口想说什么，却被朝云拦住了。朝云也笑着说：是啊，我也看出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愿你好人当到底。等平安到达惠州，我们会谢你的。

宋金双眉一挑：谢我？夫人打算怎样谢我？

朝云笑了一下：怎样谢都可以啊。

宋金眉飞色舞道：夫人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别到时说话不算数哇！

朝云说：算数，肯定算数！

宋金嘴角上掠过几丝淫邪的笑容：高押解，你可都听见了，你可要当证人啊！

正在一边闭目念佛的参寥忽然睁开眼：这个证人当不得！阿弥陀佛。

宋金很不高兴地说：和尚，怎么当不得？

参寥说：因为，夫人有可能去不成惠州了。

朝云一听急了：参寥大师，你说什么？

参寥正要解释，偏巧东坡走了回来。他的脸上挂着笑容说：参寥大师，我想明白了。

参寥注意地看着他：哦，这么快就明白了？

东坡双手合十：今日岭上行，荣辱两相忘。仙人抚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阿弥陀佛。

参寥不由得赞道：嗯，子瞻果然悟性超人，阿弥陀佛。

东坡道：你说我有佛缘，我也自觉如此。小时我就曾想出家，但因尘缘未了，误入红尘。如今我什么也没有了，上天也许会遂了我的心愿的。

宋金一听跳了起来：哎，这可不行，你想出家呀！你要出家，我怎么回京复命啊！

东坡看了他一眼：我说的你没听懂，我说的是要心皈佛门，惠州我还是要去。我要去那里读经炼丹，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啊！

参寥高兴地说：子瞻果然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

东坡充满豪情地说：走，那我们就向岭南进发吧！

参寥却说：且慢，贫僧还有一句话，就是朝云夫人，你送子瞻到此，可以止步了。

朝云惊讶地瞪大眼睛：止步？我？

参寥点头说：对，就是你。你尘缘已尽。要么出家，要么回返，阿弥陀佛。

朝云不解地说：那……学士他怎么办？

参寥说：刚才他已经说过了，如他潜心向佛，会成正果的。

朝云跺了一下脚：不行，我不能离开他！

参寥说：阿弥陀佛。岭南乃瘴疠之地，你若随去，定有生命之忧啊！

朝云却坚定地说：大师，你又在吓我吧。当年在黄州，学士纳我为妾时，你也曾言，他是一双学士眼，半个配军头，日后文章虽名满天下，但不断有迁徙不测之祸……

参寥打断她的话说：难道这些没有应验吗！我讲的，都是不可泄露的天机，你要三思啊！

朝云两眼看着前方，一字一板地说：我连一思都不用思！我只知道朝云离不开学士，学士也离不开朝云。生生死死，千难万险，我全不在乎！

东坡这时插话道：朝云，既然参寥大师这样说了，你就按他说的办吧。不然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岂不是把你害了！

朝云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：该说的话，我早就对你说过了。还要我重复多少遍哪！走，我们出发吧！

朝云说着，率先义无反顾向前走去。

参寥在后面叫：朝云夫人！

东坡也喊：朝云！

但朝云根本没有回头，她昂首挺胸向前走去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参寥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：善哉善哉，真坚贞女子也！也许，这也是天意。坡公，你真好福气啊！我们走吧。

一行便向山下走来。快到山底的时候，路边忽然出现了一座庙宇。朝云第一个发现，她喊：快看，是夫人庙！这一定是为张九龄夫人修的。

东坡停下，打量夫人庙，念着庙前的对联：精诚所至石能开，风韵永存神宛在。是了，肯定是了。

朝云大步跑了过去，边跑边说：你们等着我，我一定要拜一下张夫人！

朝云进得庙门，屏住呼吸举头观看。但见此庙并不很大，但里面却干净整洁，香火缭绕。正面墙下，并排立着三个女性神像。站在两边的，从装扮上看显然是丫鬟，中间这位，却显得雍容华贵，仪态万方。不用说，这就是张九龄夫人的圣像了。朝云趋步上前，一下跪在了夫人像前的软垫上，先是双手合十，默念阿弥陀佛，然后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。因见庙中无人，她索性朗声说道：张夫人在上，中原小女子王朝云前来拜望您了。我是随东坡先生去往惠州的。参寥大师说我此去凶多吉少，我才不管那么多。我只知道先

生需要我去服侍、照顾。当年你为修通这梅关古道，不惜以命相助丞相，留下千古美名。你能做到，难道朝云就做不到吗！恳请夫人在天之灵，保佑学士，保佑朝云！

朝云说罢，再次深深叩首。她走出庙门的时候，顿觉浑身充满力量。

再说大家跟着参寥和尚，先是到月华寺吃饭打尖，然后直奔南华寺而来。东坡心中想着六祖慧能，犹如脚下抹油一般走得飞快。走不多久，前面便出现了一道溪流，水流汤汤，浪花飞溅。但河面不宽，并有一座简易木桥。参寥指着溪流说道：这便是著名的曹溪了。

众人过了曹溪，但见前方峰峦秀丽，祥光普照，在一排排古榕后面，隐隐显出一片巍峨庙宇来，并隐隐传来钟鸣鼓响和诵经之声。不用说，这里便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弘扬“南宗禅法”的发祥地，被佛界誉为“祖庭”的南华寺了。

东坡边走边说：不怪南华寺名满天下，看这风水，背山临水，真无与伦比也！

参寥就问东坡：对南华寺，坡公了解多少？

东坡笑了笑说：参寥子是要考我吗？实话说，我对南华寺知道得并不多，没来过嘛；但我与六祖慧能却神交已久了。想当年我在家乡中岩寺读书的时候，我就读到了他的禅诗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当时的感觉简直是醍醐灌顶。那时我就想，今生如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到岭南拜谒禅宗，没想到因为遭贬，我却来了。这也叫作因祸得福吧。

参寥听东坡这么说，不由得重复道：因祸得福，善哉善哉。

这时他们已经走近南华寺，只见山门雄伟，门楣之上，“宝林道场”四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。再看山门前，更是车来人往，十分热闹，远远就闻到香火味道。大家正在为这里香火如此鼎盛而慨叹，却见两个僧人快步迎来。参寥说：嗯，坡公，一定是南华寺方丈派人来接你了。

东坡惊讶道：我何德何能，又是一介贬官，值得人家来迎？

参寥笑道：是我捎过口信给他们，说你要来。天下谁人不识君啊！

正说着，僧人已到眼前。他们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问道：来人可有大文豪苏东坡先生？

东坡急忙上前还礼，并看了一眼两个押解官说：不敢当。在下正是罪人苏东坡。两个僧人一听，立刻分列两边，伸手做出请的动作，其中一个说：听说先生远道而来，我寺方丈特派我们前来迎接，他已恭候多时了。

东坡闻言，心中充满温暖和自豪，连声感谢。于是一行人就在僧人的引导下，一步步走进气派非凡的寺院中来。

闲言少叙。且说东坡见过方丈，饮过香茶，就急着要去拜见六祖慧能真身。方丈便亲自陪他前往。

先到大雄宝殿拜过佛祖，然后穿过大殿，来到了后面的六祖殿内。东坡屏息静气，缓缓入内，一眼看见栩栩如生的六祖坐在法坛之上。在那一瞬间，不知怎么，他竟然感觉到六祖慧能对他露出了笑容。他仔细打量六祖的面庞，感到似曾相识，一点都不陌生。亲切的感觉深入他的内心，立刻勾起了他心中的无限回忆。一时间，他感到鼻子发酸，就像一个漂泊多年的人，忽然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。东坡顿觉自己两眼发潮，他连忙俯身跪拜，虔诚叩首，接着双手合十，双眼紧闭，在六祖真身前长跪不起。

东坡的心中，初时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翻腾不息，随后渐趋平静，平静到世界和自己似乎都不存在。一首五言诗，便渐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：缘何见佛祖，要识本来目。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积精练。中间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谴……

那日，东坡在六祖殿内盘桓许久方才离开。

当晚，东坡一行被安排在南华寺斋堂吃饭。听说大文豪苏东坡来了，众僧纷纷前来一睹风采。东坡吃饭的房间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饭罢，方丈便说：东坡先生能来我寺，乃我寺荣耀。不知先生可否留下墨宝，以满足我寺众僧崇拜之情？

东坡连连答应。他说：既然我们在这斋堂吃饭，不妨就写斋堂二字吧。不过要找大纸和大笔来。

大纸很快找来铺好，但是大笔却一时难寻。东坡忽然瞥见斋堂门口放着一把扫地笤帚，他上前拿起，在手里舞弄了几下，觉得还算合手，就把它在墙上摔打了几下，说：就是它了。

接着，东坡将那笤帚在墨盆里来回搅动，随后闭起双眼，运起气来。众僧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看他。心里都在说真是稀罕，还有人能用笤帚写字。

东坡突发一声喊，挥动那“笔”，但见龙蛇走动，一气呵成，“斋堂”二字已经气势雄浑地跃然纸上。

众僧看得呆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热烈鼓掌、喝彩。方丈激动地说：快去托裱，我寺从此又多一宝。我们要世代相传，永远悬挂！

当晚安歇，东坡有意让朝云独处一室，他和参寥同住一房。二人打坐已毕，东坡问道：参寥大师，此番朝云跟我南去，她真的有危险吗？

参寥说道：僧家不打妄语，阿弥陀佛。

东坡叹口气说：如果这样，我不能让她陪我去送死啊！

参寥道：但她义无反顾，一心跟你，为之奈何？

东坡悄声说：刚才打坐我心好乱。大师，我想把她托付给你。

参寥一惊：你说什么？

东坡又往他身边凑了凑：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此歇息两天之后，我和苏过等人凌晨悄悄出发，乘船而上。天亮以后，她已不能追上我等，你就乘机劝她出家，或带她返回中原去吧。

参寥略一沉吟：如此重任，怕难完成啊！

东坡急切地说：拜托了，谁让你是我的老朋友呢。朝云她还年轻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我怎能眼睁睁看她去跳火坑呢？

参寥说：那好吧，贫僧试试。阿弥陀佛。

这天早晨，朝云起床梳洗之后推开房门，娉娉婷婷走了出来。她奇怪走廊上怎么如此宁静，就过去敲一扇门：学士，参寥大师，该起床吃饭了。但是屋内无人应声。

朝云轻轻把门一推，门开了，屋内空无一人，东西也不在了。朝云有点发慌，又去敲另外一扇门：苏过，苏过！

依然无人答应，依然室内无人。

朝云不由得喊了起来：喂，人呢，你们都上哪儿去了？

朝云在寺内到处跑着。参寥大师忽然出现在她的眼前。

朝云急忙冲过去：大师，学士他们呢？

参寥一脸严肃：朝云夫人，你不必焦急。先去用斋吧，然后我告诉你。

朝云跺了一下脚说：不行！你不告诉我，我怎能吃得下饭呢！

参寥双手合十：阿弥陀佛。他们自有去处，你也自有安排……

朝云急切地：他们是不是偷着走了？把我一个人扔下走了？他们竟然走了！怎么会？怎么会呀！朝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参寥劝道：夫人不必伤心。子瞻忍痛割爱，是为你好，他已给你留下了足够的银票……

朝云停止哭泣：不行，我要去追他们！

朝云疯了一样冲回自己房间，飞快地收拾好东西，提着包袱冲了出来。

参寥拦住她：夫人，你不能去啊！

朝云大叫：闪开，你闪开！

参寥喊道：他们已走多时，又乘马车，你已经追不上了。

朝云吼道：追不上，就是追到天边我也要追上他们！

朝云推开参寥，踉踉跄跄跑出南华寺来。她不辨路径，偏偏此时天气又阴晦了，飘起细雨来。她只好估摸着方向，沿着一条官道向前疾走。很快走得两脚生疼，并突然摔了一跤，弄得浑身是泥。朝云伏在地上，不由得大哭起来，她叫：苏轼！苏东坡！苏学士！苏大老爷！苏大贬官！你简直太坏了，我恨死你了！

朝云哭着，忽然看到摔散的包袱里露出了梅花砚。她立即停止哭泣，把砚台擦了又擦，揣进怀里。继续一瘸一拐向前行走。

这时，一辆带篷马车从后面追来。车上跳下参寥大师。

参寥喊道：朝云夫人，快，请上车吧！

朝云不理睬他，绕开马车继续走。

参寥在后面追着：夫人，你真的不能去送死啊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
朝云转身冲他叫道：不要你管！

参寥无奈地：好吧，既然夫人如此坚定，那就请坐马车去追吧。

朝云却说：你走开，我不信任你！

参寥也不由得跺了一下脚：阿弥陀佛，贫僧这是何苦也！

朝云继续在风雨中前行。参寥和马车在后面跟着。

朝云好像走不动了，手扶一棵树喘息。

参寥上前递过一块干粮：夫人，你还没有吃早饭呢。

朝云转过头去不理他。

参寥只好赔笑道：对不起夫人，贫僧向你赔礼了，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侠肝义胆，舍生忘死啊！

朝云哼了一声：大师料事如神，怎么就看不透一颗女人的心啊！

参寥道：阿弥陀佛，惭愧惭愧！现在我懂你了。我一定陪你追上他们。如果追不上，就直接送你去惠州。

朝云这才接过于粮，爬上车去。

此时在江边渡口，东坡一行正准备上船。东坡犹犹豫豫的，不断看着后面。

苏过说：爹爹，快上船吧。

东坡说：唉，也不知你霞姑她怎么样了。

苏过不由得笑道：爹爹真是，又要甩人家，又放不下人家！

东坡忽然以手击额：哎呀，不好，梅花砚！我的梅花砚还在她那里啊！

苏过说：那又怎样，给她留个纪念吧。

不行，这东西我是不能离身的。我们必须返回去！

返回？这么远！

东坡闭眼，似乎看到朝云在风雨中追来。他说：走，返回吧！

这时宋金在船上喊：哎，苏轼，你还磨蹭什么！

东坡说：我落下了一件重要的东西，想返回去拿。

宋金恼怒地说：你开什么玩笑！赶快上船，我们已经被你拖得够惨了！

东坡朝他瞪眼：你吵什么！你要不让我去，我就不走了！

宋金正待发作，忽然想起朝云，就说：好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

东坡一行人重新上了马车，顺着来路回返。东坡老是觉得车走得太慢，不断掀开车帘，向前面张望。

终于，朝云和参寥乘坐的马车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

东坡兴奋地大叫起来：我看到他们了，快啊！

朝云他们这时也看到了东坡的马车。两辆马车快速靠近。

东坡突然跳下车来，他险些摔倒，站稳后便开始飞跑，大喊：朝云！朝云啊！

朝云也在那边跳下了马车，迎着东坡跑了过来，她的眼泪汹涌而出。跑着跑着，她忽然停住脚步，转身往回跑去。

东坡奋力追上去，从后面抓住了她：朝云！

朝云甩开东坡，捂脸哭泣。

东坡愧疚地说：朝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东坡说着，也流下泪来。

朝云哭着从怀里掏出梅花砚，朝东坡塞过来：苏学士，我知道你回来是拿它的。给你，你拿走吧。从此我们一刀两断，你走吧！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东坡一下子把梅花砚和朝云一起揽入怀里，大声说：不不，哪样我都不能舍，我都要啊！

朝云仍在挣扎。东坡忽然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他要赖说：那好，那我们都不走了，要死死在一块儿吧！

朝云一看，赶紧上前把他拉起来：哎呀，你不要命了，地上多脏多凉啊！

随后，他们分乘两辆马车，再往江边进发。东坡和朝云并排坐在车子的后面，朝云仍在抽泣。

东坡说：求你别哭了，是我错了还不行吗！可你还要我怎样啊？

朝云道：你这样狠心地抛弃我，你太过分了！

东坡说：这不是狠心，这是爱心。真的！不信，掏出来你看。

朝云道：你不用甜言蜜语。我想好了，到了这岭南，我要跟你约

法三章！

东坡诧异地问：约法三章？好，你讲嘛！

朝云说：你听好。第一条，今后不许你以任何理由赶我走。如果那样，我就死给你看。

好，要得。

第二条，你到惠州之后，不能再管闲事，乱发议论。要管好自己的嘴，一心向佛，修身养性，等待北归的日子。

嗯，这个也要得。

第三条，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身遭不幸，你也要好好活下去。

这个嘛……不会的。我相信不会的。

朝云有点霸气地看着东坡：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吧！

东坡不由得握住了朝云的手：好，我全答应。这回气消了吧？

朝云的语调开始有点娇嗔：还有呢。如果你做得好，我这里有奖，你希望奖励什么？

东坡想了想说：反弹琵琶，唱曲儿，我最喜欢你反弹琵琶了。

朝云说：好。但你如果做得不好，我也要惩罚你。你说怎样惩罚？

东坡思考着说：怎么惩罚？罚不许喝酒？

朝云把手一摆：那算什么！我不许你喝，你偷着喝我也管不了！

那你说怎么罚？

朝云又掏出那块梅花砚来：你要不遵守约法三章，我就祭砚，你就得对着它检讨自己的罪过。

东坡闻言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朝云摇着他的身子：你笑什么，你答应不答应吗！

东坡只好止住笑说：好好，到时你祭砚，我就跪下来说，朝云娘娘在上，梅花砚在上，苏轼有罪，罪该万死……

朝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东坡接过梅花砚，看着上面的梅花，沉思着。

朝云问道：大学士又在想什么呢？

东坡的目光转向远方：我在想，这上面的六朵梅花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当年我从地里挖出它的时候，曾问过参寥子的师父，他说天机不可泄露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猜，这梅花可能应该代表着六个女人。

朝云心里一动：六个女人！都有谁？

东坡缓缓地说：这第一个，当然是我母亲。她不但给了我生命，还教我